

內政部註冊執有第五〇六號註冊執照

蔡東藩著

清史通俗演義

上海會文堂新記書局印行

第二冊

(34)

目錄

第一回	溯往事慨談身世	述前朝細敘源流	一
第二回	喪二祖誓師復讎	合九部因讎致敗	五
第三回	祭天壇雄主告七恨	戰遼陽庸帥覆全軍	一一
第四回	熊廷弼守遼樹績	王化貞棄塞入關	一七
第五回	猛參政用礮擊敵	慈喇嘛偕使傳書	二四
第六回	下朝鮮貝勒旋師	守甯遠撫軍奏捷	三〇
第七回	爲敵作僥滿主入邊	因間信譏明帝中計	三六
第八回	明守將獻城賣友	清太宗獲難稱尊	四二
第九回	朝鮮主稱臣乞降	盧督師忠君殉節	四八
第十回	失輜重全軍敗績	迷美色大帥投誠	五四
第十一回	清太宗賓天傳幼主	多爾袞奉命略中原	六一
第十二回	失愛姬乞援外族	追流賊忍死雙親	六七
第十三回	闖王西走合浦還珠	清帝東來神京定鼎	七五
第十四回	抗清廷丹忱報國	屠揚州碧血流芳	八一
第十五回	棄南都昏主被囚	捍孤城遺臣死義	八七

第十六回	南下歷兵明藩覆國	西征奏凱清將蒙誣	九三
第十七回	立宗支粵西存殘局	殉偏疆巖下表雙忠	九九
第十八回	勦新儀太后聯婚	報宿怨中宮易位	一〇六
第十九回	李定國竭忠扈駕	鄭成功仗義興師	一一三
第二十回	日暮途窮投身異域	水流花謝撒手塵寰	一二〇
第二十一回	弑故主悍帥微功	除大慙沖人定計	一二七
第二十二回	蓄逆謀滇中生變	撤藩鎮朝右用兵	一三四
第二十三回	馳僞檄四方響應	失勇將三桂回軍	一四一
第二十四回	兩親王因敗爲功	諸強藩束手聽命	一四八
第二十五回	僭帝號遭疾伏冥誅	集軍威破城殲叛孽	一五五
第二十六回	臺灣島戰敗降清室	尼布楚訂約屈俄臣	一六三
第二十七回	三部內閣禍起蕭牆	數次親征蕩平朔漠	一七〇
第二十八回	爭儲位家嗣被黜	羅文網名士沈冤	一七六
第二十九回	聞寇警發兵平藏衛	苦苛政倡亂據臺灣	一八二
第三十回	暢春園聖祖賓天	乾清宮世宗立嗣	一八九
第三十一回	平青海驅除叛酋	頒殊諭慘戮同胞	一九六
第三十二回	兔死狗烹功臣駢戮	鴻罹魚網族姓株連	二〇二
第三十三回	畏虎將準部乞修和	望龍髯苗疆留遺恨	二〇九

第三十四回	分八路進平苗穴
第三十五回	征金川兩帥受嚴刑
第三十六回	御駕南巡名園駐蹕
第三十七回	滅準部餘孽就殲
第三十八回	遊江南中宮截髮
第三十九回	傳經略暫平南服
第四十回	平海島一將含冤
第四十一回	太和殿受禪承帝統
第四十二回	誤軍機屢易統帥
第四十三回	撫賊寨首領遭擒
第四十四回	布德揚威連番下詔
第四十五回	撫叛兵良將蒙冤
第四十六回	兩軍門復讎慰英魄
第四十七回	聞警回鑾下詔罪己
第四十八回	恩慶祥敗死回疆
第四十九回	征浩罕王師再出
第五十回	飲鴆毒姑婦成疑案
第五十一回	林制軍慷慨誓師

祝千秋暗促華齡	二一六
降蠻酋二公膺懋賞	二二二
王師西討叛酋遭擒	二三〇
盪回疆貞妃殉節	二三七
征緬甸大將喪軀	二四四
阿將軍再定金川	二五二
定外藩兩邦偪服	二五八
白蓮教倡亂釀兵災	二六六
平妖婦獨著芳名	二七二
整朝綱權相伏法	二七九
擒渠獻馘逐載報功	二八六
勦海寇統帥奏捷	二九三
八卦教煽亂鬧皇城	三〇〇
護喪嗣統邊報驚心	三〇八
智楊芳誘擒首逆	三一五
勦叛獠欽使報功	三二二
焚鴉片中外啓兵端	三三〇
琦中堂昏庸誤國	三三七

(三册)

第五十二回	關提督粵中殉難	弈將軍城下乞盟	三四四
第五十三回	效尸諫宰相輕生	失重鎮將帥殉節	三五二
第五十四回	弈統帥因間致敗	陳軍門中毆歸仁	三五九
第五十五回	江甯城萬姓被兵	靜海寺三帥定約	三六五
第五十六回	怡制軍巧結臺灣獄	徐總督力捍廣州城	三七二
第五十七回	清文宗嗣統除奸	洪秀全糾衆發難	三七九
第五十八回	欽使迭亡太平建國	悍徒狡脫都統喪軀	三八五
第五十九回	略中丞固守長沙城	錢東平獻取江南策	三九二
第六十回	陷江南洪氏定制	攻河北林曾挫威	三九九
第六十一回	粵水師衡陽發軔	發援卒岳州鏖兵	四〇六
第六十二回	湘軍屢捷水陸揚威	畿輔復安林李授首	四一二
第六十三回	那拉氏初次承恩	圓明園四春爭寵	四一九
第六十四回	羅先生臨陣傷軀	沈夫人佐夫抗敵	四二五
第六十五回	瓜鎮喪師向營失陷	韋楊斃命洪酋中衰	四三二
第六十六回	智統領出奇制勝	愚制軍輕敵遭擒	四四〇
第六十七回	四國耀威津門脅約	兩江喋血戰地埋魂	四四八
第六十八回	戰皖北諸將立功	退丹陽大營又潰	四五六
第六十九回	開外費失律喪師	締和約償款割地	四六二

第七十回	開國喪長悲國士
第七十一回	罪輔臣連番下詔
第七十二回	會國荃力却援軍
第七十三回	戰浙東包圍練死藝
第七十四回	僧親王中計喪軀
第七十五回	潰河防捻徒分竄
第七十六回	山東圍勦悍酋擒
第七十七回	戮權閹丁撫守法
第七十八回	大婚禮成坤閣正位
第七十九回	因歡成病忽報彌留
第八十回	吳侍御尸諫效忠
第八十一回	朝日生嫌釀成交涉
第八十二回	棄越疆中法修和
第八十三回	移款築園撤簾就養
第八十四回	葉志超敗走遼東
第八十五回	失律求和馬關訂約
第八十六回	爭黨見新舊暗閨
第八十七回	慈禧后三次臨朝

護慈禧轉忤慈顏	四六九
勦劇寇數路進兵	四七六
李鴻章借用洋將	四八三
克江甯洪天王覆宗	四九〇
曾大帥設謀制敵	四九九
斃敵首降將升官	五〇七
河北解嚴渠魁自盡	五一五
辦教案曾侯遭譏	五二〇
撤簾議決乾德當陽	五二九
以弟繼兄旁延統緒	五三六
曾星使功成改約	五四四
中法開釁大起戰爭	五五二
平韓亂清日協約	五六〇
周齡介壽聞戰驚心	五六六
丁汝昌喪師黃海	五七二
市恩索謝虎視爭雄	五七九
行新政母子生嫌	五八七
維黨新六人畢命	五九五

(四册)

第八十八回	立儲君震驚匕鬯	信邪術擾亂京津	六〇一
第八十九回	袒匪殃民聯軍入境	見危授命志士成仁	六〇八
第九十回	傳諫草抗節留名	避聯軍蒙塵出走	六一六
第九十一回	悔罪乞和兩宮返蹕	出使歸國二女入園	六二五
第九十二回	居大內開耗哭遣臣	處局外嚴旨守中立	六三二
第九十三回	爭密約侍郎就道	返欽使憲政萌芽	六四〇
第九十四回	倚翠偎紅二難競爽	剖心刎頸兩地招魂	六四七
第九十五回	遭奇變醇王攝政	繼友志隊長亡軀	六五五
第九十六回	二顯官被譴回籍	衆黨員流血埋冤	六六二
第九十七回	爭鐵路蜀士遭囚	興義師鄂軍馳檄	六七一
第九十八回	革命軍雲興應義舉	攝政王廟誓布信條	六八〇
第九十九回	易總理重組內閣	奪漢陽復失南京	六八九
第一百回	舉總統孫文就職	遜帝位清祚告終	六九五

第二十六回 臺灣島戰敗降清室 尼布楚訂約屈俄臣

却說諸清將殲滅滇藩，陸續班師，到了北京，聞尚之信、耿精忠亦已逮到治罪。原來尚之信歸命後，清廷屢促出師，他只逗留不進，及三桂已死，始從征廣西，駐軍宣武，會之信、弟之孝，謀襲藩位，遣藩下人張士選赴京告密。清京遂遣侍郎宜昌阿等馳往按問，當由都統王國棟出證罪狀。之信聞知，自廣西馳歸，襲殺國棟。宜昌阿便檄粵軍擒歸之信，有旨賜死之。孝亦坐罪革職。尙藩完了。耿精忠亦爲諸弟所劾，召至京師，交部議罪。大學士明珠首言精忠應加極刑，遂把精忠磔死。耿藩又了。惟孫延齡妻孔四貞爲太后義女，且勸夫反正，先至京師聲明，有旨實封郡主，祿贍終身。於是大赦天下，詔戶部發帑代償宿負，并減免用兵各省賦稅，特下一道明諭道：

當滇逆初變時，多謂撤藩所致，欲誅建議之人以謝過者。朕自少時，見三藩勢熾日熾，不可不撤，豈因三桂背叛，遂謾過於人？今大逆削平，瘡痍未復，其恤兵養民，與天下休息。

三藩已平，中國本部十八省及關東三省，都屬大清版圖，真成了浩蕩乾坤，昇平世界。獨有臺灣，鄭經抗拒，志海外偏不受清朝命令。海外田橫。先是精忠叛清時，與經同攻廣東，精忠歸閩降清，汀州、泉州、漳州等郡皆爲經所據。精忠與清親王傑書合軍攻經，收復各郡。經退守廈門，嗣復令部將劉國軒等分路入犯，攻陷海澄，圍漳，泉巡撫吳興祚與將軍賴塔出兵泉州，總督姚啓聖與提督楊捷出兵漳州，鄭軍始退。只海澄仍爲國軒所據，湖南水師萬正色督率戰艦二百艘，由海赴閩，與興祚、啓聖等水陸夾攻，遂復海澄，并奪回金廈二島。鄭經及國軒仍退據臺灣。將賴塔、姚啓聖、鄭經省得再來纏擾，遂着人致書鄭經道：

自隨上出兵以來，朝廷屢下招撫之令，而議終不成，皆由封疆諸臣執泥削髮登岸，彼此齟齬。臺灣本非中

國版籍，足下父子，自關荆榛，且瞻懷勝國，未嘗如吳三桂之僭妄，本朝亦何惜海外一彈丸地，不聽田橫壯士，逍遙其間乎？今三藩殄滅，中外一家，豪傑失時，必不復思噓已灰之燄。毒瘡痍之民，若能保境息民，則從此不必登岸，不必雞髮，不必易衣冠，稱臣入貢可也。不稱臣，不入貢，亦可也。以臺灣爲箕子之朝鮮，爲徐福之日本，與世無患，與人無爭，而沿海生靈，永息塗炭，惟足下圖之！

鄭經得書，覆請如約，只要把海澄縣作爲互市公所。賴塔到也有意允許，不意總督姚啓聖，偏說出許多後患，堅持不可。偏是漢人作梗，一場和議，化作飛灰。

鄭經有子數人，長子克塽，最賢，頗知禮賢下士，經連年出外，一切國事，都交克塽管理，並不聞有什麼失政。只克塽乃是乳婢所生，並非嫡出，家人統看他不超，不過鄭經愛寵克塽，又無過可摘，只得大家隱忍。嗣鄭經連爲清軍所敗，退歸臺灣，鬱鬱不得志，乃效戰國時信陵君故事，日近醇酒婦人，藉消愁悶，那裏曉得酒能伐性，色足戕身，警世名言。天下沒有流連酒色的人，能延年益壽，不到一二年，釀成一種頭昏目眩的病症，心腎兩虧。日漸加重，竟致不起。這言命克塽嗣位，奈家人素來輕視克塽，羣小又憚他明察，合力搆謀，不怕克塽不死。侍衛馮錫範，甘作禍首，勾通內外，此時成功妻董氏尚存，聽了左右讒言，平白地將克塽，斃死，擁立鄭經次子克塽爲主，襲爵延平郡王。克塽幼弱，不能理事，諸事統由馮錫範決斷。錫範驕橫不法，大失人心。臺灣要保不牢了。諜報傳入內地，閩督姚啓聖非常得意，想乘此吞滅臺灣了。

姚啓聖係浙江會稽人，證以漢族。少年時已膽大敢爲，後來從征有功，康親王傑書，竭力保奏，竟擢爲福建總督。福建迭遭兵燹，十室九空，康親王收服耿藩，驅逐鄭氏，表面看是平靖，內容實是撩亂。當時閩中住着一王，一貝子，一公，一伯，及將軍都統各員，都帶着皇室禁旅，滿洲健兒。這班兵士，吃了百姓的糧米，佔了百姓的房屋，還要百姓的子弟，給他當差，百姓的妻女，畀他侍寢，可憐這等小百姓，敢怒而不敢言。到了康親王奉旨班師，兵士們擄去金

帛，不可勝計，還有眉清目秀一班俊僕，嬌嬌滴滴的一班婦女，兵士不肯舍去，也要把他帶回。姚啓聖假義行仁，面請康親王下令禁止，暗地裏設法償還，計捐金二十萬兩，拔還難民二萬多人，這不可謂非姚氏功德。因此閩人感激異常，多擺着長生祿位，供奉這位總督姚公。人人說亂世時難以做官，吾謂亂世時做官反易，如若不信，看看姚啓聖。啓聖暗想，人民已受籠絡，功勞還是尋常，總要做一件大大的事業，方不愧爲清室柱石。適值臺灣內亂，立即奏了一本，說是臺灣主少國危，時不可失。康熙帝便令王大臣會議，內閣學士李光地請即照准，康熙帝遂降旨准奏。啓聖復力保降將施琅，材可大用，得旨授施琅爲福建水師提督，加太子太保銜。武將加文銜，也是清朝創舉。

施琅本鄭氏舊將，習知海上險要，到任後，日夕督操，練成水師軍二萬，分載戰船三百艘，指日攻打臺灣。會韓星出現，尙書梁清標及給事中孫蕙疏陳天象告警，不宜用兵，有詔暫停進剿。施琅力主出師，朝議又遷延數月。到康熙二十二年，因施琅屢次上奏，遂如所請。又是一個實主求策。臺灣在福建東北，姚啓聖欲候北風進取臺灣，施琅獨請乘南風先取澎湖。且言：「澎湖不破，臺灣無取理，澎湖失，臺灣不戰自潰。」遂疏請力任討賊，留督臣在廈門濟餉。康熙帝又言聽計從，於是施琅遂進兵澎湖。守將劉國軒四面築垣，環列火器，把澎湖守得格外嚴密。施琅遣游擊藍理爲先鋒，乘潮進薄，自乘樓船繼進。國軒令守兵連放火砲，間以矢石，自晝至夜，相持不下。忽然颶風大起，波如山立，戰船隨流簸蕩，支撐不住。國軒駕船而出，直衝樓船，施琅急督兵迎敵，猛被一箭射來，正中琅目，琅不禁失聲，幾乎跌倒。幸虧總兵吳英見主帥受傷，一面令親卒保護施琅，一面率軍士力戰，砲矢齊發，射退國軒，大風亦漸漸平息，兩邊鳴金收兵。

次晨，施琅定計分攻，力懲前創，命總兵陳蟒率五十艘攻雞籠，總兵魏明率五十艘攻牛心灣，自督五十六艘分作八隊，直搗中堅，仍用藍理爲先鋒。另具八十艘爲後應。國軒見清軍繼出，正擬堅守，仰見東南角上微雲漸合，立命發兵。部長曾遂道：「施琅再來，必懲前轍，我軍不如固守爲是。」國軒道：「今日必有大風，正可一鼓殲敵，

何爲不出？會遂問道：「主帥何以知有大風？」國軒以手指東南角，示會遂道：「汝在海上多年，難道不知海上氣候，雲合風生，雷鳴風止麼？」會遂喜躍而出，率領戰艦，先來迎敵。適遇一清艦駛至，舟上大書藍理二字，會遂知清軍前鋒已到，喝令水兵接仗。此時正值盛暑，藍理裸着半體，立在船頭，兩手執着雙刀，先把敵兵劈下了數十個。敵兵見藍理兇猛，各執長槍刺來，藍理將雙刀亂削，創斷槍桿無數，又砍了好幾個敵兵。自身也着了十多鎗。你裸體 你裸體 陡遇一彈飛來，掠過藍理肚腹，藍理向後而倒。那邊會遂大呼道：「藍理死了！」突見藍理躍起，持刀大吼道：「藍理尚在，會遂死了一應對有趣。」復連呼：「殺賊殺賊！」震聲如雷。施琅聞藍理被傷，急率軍艦上前，見藍理腹破腸出，鮮血淋漓，忙令藍理弟藍瑗、藍珠、藍理下了小舟，掬腸入腹，裹好創處，載回營中。

說時遲，那時快，國軒已聯檣而來，接應會遂，奮力相撲。施琅命各隊分列，人自爲戰，槍戟並舉，箭彈互施，真殺得大日無光，風雲變色。突然間，天空中一聲霹靂，響徹海濱，國軒不勝駭愕。會遂以下諸將士，都相顧失色，軍心一亂，那裏還顧抵抗？眼見得敗陣退還。清軍乘勢掩殺，焚毀敵艦百餘艘，斃敵兵萬餘名。國軒倉卒退至牛心灣，遇清將魏明殺來，不敢抵當，另走鷓鴣嶼。又遇着清將陳蟒，前後左右，統是清兵，沒奈何逃奔臺灣去了。

施琅乘勝至臺灣，舟泊鹿耳門，膠淺被攔，敵艦復來攻擊。施琅連忙對仗，火箭火彈，互擲一陣，怎奈敵兵如蟻而來，施琅舟不能動，被他四面圍住。正緊急間，藍理搖舟來救，敵大驚相率披靡。藍理左手執盾，右手執刀，躍上敵船，連斬巨魁十餘人，敵兵見水遁去。乃請施琅易舟，琅執理手，併問創疾。藍理笑道：「主帥有急，就使創裂至死，亦顧不得許多。」副將義務理應如此 遂與施琅轟擊鄭軍，鄭軍退去。

次晨，海上大霧迷濛，潮高丈餘，施琅、藍理等鼓舟而入。國軒方在島上督守，見清軍隨潮進來，推案起立，歎道：「聞先王得臺灣，鹿耳門潮漲，今又這般，豈非天數麼？」遂遣使迎降，繳出延平郡王招討大將軍印，獻出臺灣版籍。自順治十八年，成功據臺灣獨立，二十三年而亡。

施琅遣人由海道告捷，七日至京，康熙帝大喜，封施琅爲靖海侯，命克塽等入都，授克塽海澄公，劉國軒、馮錫範亦封伯爵。克塽以下皆得受封，康熙帝算是厚道，然馮錫範亦得伯爵，未免賞罰不當。遂於臺灣開地墾荒，設一府三縣，隸屬福建省。自是清朝威力遠達海外，琉球、暹羅、安南諸國都遣使朝貢，連歐洲的意大利、荷蘭等國亦通使修好，請開海禁，求互市。廷議准海濱通商，設粵、海、閩、浙、江、海四關，置吏權稅，這就是沿海通商的基礎。小子且按下慢表。

且說中國北方有個俄羅斯國，元朝時已被蒙古兵滅掉大半，到了元朝衰微，俄羅斯又漸漸強盛起來，蒙古人盡行驅逐，獨霸一方。滿清初興，遣兵略黑龍江，俄羅斯亦發遠征軍，越外興安嶺，到黑龍江北岸。會清兵入關，無暇遠略，俄將喀巴羅領了幾百個俄兵，將黑龍江北岸的雅克薩地佔據了去，用土築城，屯兵把守，復分兵下黑龍江，被清都統明安達禮及沙爾呼達先後擊退，只是雅克薩城佔據如故。

康熙二十一年，三藩削平，海內無事，康熙帝想驅除俄人，略定東北，先差副都統郎坦託名出獵，渡過黑龍江，偵探雅克薩城形勢。郎坦回奏，俄兵稀少，容易掃除。康熙帝乃決意征俄，預命戶部尚書伊桑阿赴甯古塔督造大船，并築造墨爾根、齊齊哈爾兩城，添置十驛，以便水陸通餉。又遣薩布素爲黑龍江將軍，籌畫戰備，令蒙古車臣汗斷絕俄人貿易。二十二年，俄將模里尼克率可薩克兵六十多人自雅克薩城出發，直到黑龍江下流。適遇清船巡弋，一鼓而把六十多個可薩克兵盡行拏住。模里尼克沒有飛毛腿，自然一併捉來，送到齊齊哈爾拘禁。

二十三年，清兵至雅克薩城勸降，俄兵不從。

二十四年，清都統彭春率水陸兩軍北征，陸軍約萬人，隨帶巨礮二百門，水軍五千人，戰艦百艘，從松花江出黑龍江，齊集雅克薩城下。俄將圖爾布青嚴行拒守，部下兵只四百多名。彭春令他把城退讓，引兵歸國。圖爾布青恃着驍勇，不肯聽命，清兵始用巨砲轟城。圖爾布青開城接戰，以一抵十，以十抵百，到也一番鏖戰，確是一員勇將。怎奈衆寡懸殊，究不相敵，只得棄了土城，退至尼布楚。彭春令軍士將土城毀去，率兵凱旋。誰知到了次年，圖爾布青

僧了陸軍大佐伯伊頓，又到雅克薩地，不怕死的硬頭皮。築起土壘，駐兵守禦。彭春復引兵八千，運大礮四百門進攻，圖爾布青令伯伊頓守住土壘，自率部兵抵死拒戰。他手下不過四百多人，前次傷亡了數十名，只剩得三百多人，他獨能與八千清兵往來衝突，清兵圍住了這邊，他衝到那邊，圍住了那邊，復衝到這邊。清初勁旅，尙難把三百俄兵一鼓殲滅，可見俄兵強悍情形。彭春焦躁起來，督令開礮。圖爾布青還不管死活，來奪砲具。轟的一聲，圖爾布青中彈倒斃，俄兵方逃入壘中。

伯伊頓部下，亦祇一二百名，同了圖爾布青部下遺兵，死守不去。清兵放礮轟擊，他却掘了地洞，令部兵穴居避彈，彈來躲入，彈止鑽出，壘有殘缺，隨時修補，弄得清兵沒法。適荷蘭貢使在都，自稱與俄羅斯毗鄰，願作居間調人。康熙帝遂命荷蘭使臣遺書俄國，責他無故寇邊，旋得俄皇大彼道覆書，略言：「中俄文字，兩不相通，因致衝突。現已知邊人構釁，當遣使臣詣邊定界，請先釋雅克薩圍兵。」康熙帝因窮兵黷外，未免過勞，遂允與議和，飭彭春解圍暫退。於是俄遣全權公使費耀多羅，到外蒙古土謝圖汗邊境，遣人至北京，請派官與議。康熙帝命內大臣索額圖等往會，途次聞土謝圖與準噶爾構兵，不便交通，復折回京師，再遣從官邊道出境，通信俄使，議定以尼布楚爲會場。索額圖又奉使至尼布楚，帶領西洋教士張誠徐日昇作爲譯官，另備精兵萬餘人，水陸並進，直達尼布楚城外。俄使費耀多羅亦率千人到尼布楚，見清使兵衛甚盛，頗有懼色。次日在城外張幕開會，兩國公使及從人畢集，護兵各二百餘人，手執兵刃，侍立兩旁。俄使開議，語言轉礫，索額圖全然不懂，經張誠繙譯，始知俄使要求以黑龍江南岸歸清，北岸昇俄。索額圖道：「那有此理？今日俄欲議和，須東起雅克薩，西至尼布楚，凡俄領黑龍江及後貝加爾湖殖民地，一律歸我方。」以尼布楚歸中國，足限俄人東來之鋒，索額圖初議，很有有理。俄使費耀多羅，也不懂索額圖的說話，復由張誠譯出，交與俄使。俄使閱畢，只是搖頭。索額圖見和議不諧，徑自回營。翌日復會，索額圖稍稍退讓，擬把尼布楚地作爲兩國分界。俄使亦不允，索額圖又盛氣回營。張誠等往來調停，復由索額圖少讓。

北以格爾必齊河，及外興安嶺爲界，南以額爾古納河爲界，俄人所有額爾古納河南堡寨，當盡移河北。俄使尙堅執不從，索額圖遂召水陸兩軍，會齊城下，擬卽攻城。俄使不得已照允。遂於康熙二十八年訂約互換，約凡六條，大旨如左：

- 一 自黑龍江支流格爾必齊河，沿外興安嶺以至於海，凡嶺南諸川，注入黑龍江者，屬中國，嶺北屬俄。
- 二 西以額爾古納河爲界，河南屬中國，河北屬俄。
- 三 毀雅克薩城，雅克薩居民及物用，聽遷往俄境。
- 四 兩國獵戶人等，不得擅越國界，違者送所司懲辦。
- 五 兩國彼此不得容留逃人。
- 六 行旅有官給文票，得貿易不禁。

約成，勒碑格爾必齊河東及額爾古納河南，作爲界標，用滿漢蒙古拉丁及俄羅斯五體文字，這叫作中俄尼布楚條約。正是

外交開始成和約，後盾堅強忱外人。

自是中俄修好，百餘年不興兵革。蒙古以北，已斷輾轉，只蒙古尙未平靖，且待下回再說平定蒙古的方略。

臺灣孤懸海外，向未入中國版圖，鄭成功占踞二十餘年，至其孫克塽降清，臺灣始爲清有，風止潮漲，一戰成功，豈真天意使然？亦強弱不敵之一證也。至若尼布楚議和，清史上稱爲最榮譽之條約，實則俄兵遠來，勢孤而弱，清軍近發，勢盛而強。此約之成，寧非強弱不同之再證乎？然彭春再出，窮年累月，不能破一雅克薩土壘，索額圖原議不諧，終至讓步。俄之強已可知，已文中一鱗一爪，莫非敘述，亦莫非眉目，在善讀者默會可耳。

第二十七回

三部內閔禍起蕭牆

數次親征蕩平朔漠

上回說到索額圖赴會時，本自蒙古通道，因土謝圖與準噶爾搆兵，中道被阻，以致折回。索額圖與俄訂約，已於上回敘畢，只準噶爾搆兵一事，還未說明，本回正要續說下去。却說中國長城外，就是蒙古地方，分作三大部：一部與長城相近，叫作漠南蒙古，亦稱內蒙古；內蒙古的北境，又有一部，叫作漠北喀爾喀蒙古，亦稱外蒙古，這兩部統是元太祖成吉思汗的後裔，還有一部在西邊，叫作厄魯特蒙古，乃是元太師脫歡及互剌汗也先的後裔。漠南蒙古內分六盟，清太宗時已先後歸附，獨喀爾喀厄魯特兩大部，尚未帖服。喀爾喀還遣使乞盟，厄魯特從未通使，清朝亦視同化外，不去過問。只厄魯特自分四部，一名和碩特部，一名準噶爾部，一名杜爾伯特部，一名土爾扈特部。準噶爾部最強，順治年間，準噶爾部長巴圖爾渾台吉，併吞附近部落，勢力漸盛。康熙初，渾台吉死，其子僧格嗣立。僧格死，其子索諾木阿拉布坦嗣立。僧格弟噶爾丹，把娃兒殺死，篡了汗位（外人稱頭目爲汗），并將和碩特杜爾伯特、土爾扈特等部，盡行霸據，於是向東略地，欲奪喀爾喀蒙古。

喀爾喀蒙古，舊分土謝圖、札薩克、車臣三部。土謝圖與札薩克相連，札薩克汗娶了一妾，人入說他是西施轉世，天女化身，此女又來作祟。監名傳到土謝圖部，土謝圖汗竟成了一個單相思病，他竟想出了一個計策，陽稱到札薩克部賀喜，令部下包裹軍械，分載橐駝身上，假說是賀喜的送禮，隨帶了部役數百名，向札薩克部進發。這蒙古地方，本沒有什麼宮室城郭，就使是頭目住所，也不過立個木柵，疊些土壘，便算了事。土謝圖汗既到，就有札薩克部役接着通報頭目。札薩克汗出來迎入，席地而坐。土謝圖汗便道：「聞得貴汗新納寵姬，特來道賀！」札薩克汗答道：「不敢當，不敢當！小妾已娶得多日了。」土謝圖汗道：「敝處與貴部，雖係近鄰，有時也消息不通，直到近日

方知，特備薄禮相遺，尙祈笑納。」札薩克汗道：「這是不敢拜領了。」土謝圖汗道：「這也何必客氣！只是貴姬豔名遠噪，叨在鄰誼，可否一容相見？」札薩克汗道：「這又何妨？」說罷，便召愛姬出室，與土謝圖汗行相見禮。土謝圖汗見他頰長白皙，楚楚可人，不覺心旌搖曳，魂魄飛揚，即定一定神，召部役解囊入內，喝聲道：「何不動手？」札薩克汗茫無頭緒，但見土謝圖汗的部役從囊中取出物件，光芒閃閃，都是腰刀。好一分賀禮。札薩克汗也管不得愛姬轉身就逃。那位愛姬，正想隨走，怎奈兩脚如釘住一般，不能前行，被土謝圖汗攔腰抱住，出外就跑。喜可知也。這部役一聲吆喝，趕了驢駝，都回去了。

札薩克汗既失愛姬，頓時大怒，召齊部役，來攻土謝圖部。土謝圖汗知札薩克汗不肯干休，急遣人聯絡車臣汗與札薩克汗對敵。札薩克汗不能抵當，率衆敗走。三部相鬪，遂惹出一個大禍祟來。禍首非別，就是準噶爾部大頭目噶爾丹。其實禍首不是噶爾丹，乃是札薩克的美姬。噶爾丹聞了此信，差人到札薩克部，願與調停。札薩克汗大喜，便叫原使到土謝圖部，索還愛姬。覆水難收，索還何用？原使應命至土謝圖，坐索札薩克汗的愛姬。看官，你想土謝圖汗費了好些心機，把這個美人兒，抱回取樂，那裏肯原璧歸趙？已非全璧。偏這使人惡言辱罵，惱了土謝圖汗，將使人殺死，噶爾丹藉詞報復，揚言借俄羅斯兵，來攻土謝圖。土謝圖汗大懼，忙整守備，待了數月，毫無影響，到邊界窺探，亦沒有俄兵入境，只有幾個外來喇嘛，四處游牧。蒙古向以游牧爲生，鄰境往來，也是常事。土謝圖汗毫不在意，鎮日裏與搶來的美人，調情飲酒，不防噶爾丹領了三萬勁騎，道出札薩克部，越過杭愛山，直入土謝圖境，與游牧喇嘛會合，使爲前導，引至土謝圖汗住所。時正夜靜，土謝圖汗擁着美人，酣臥帳中，忽覺得火燄騰起，呼聲震天，宛如千軍萬馬，排山倒海而來，他也不辨是何處人馬，忙從帳後竄去。噶爾丹殺入帳中，不見一人，到處搜尋，只剩得一個美人兒，睡在床上，縮做一團。噶爾丹也不去驚他，命部騎在帳外駐紮，自回內室，做了札薩克汗第三，慢慢的抱住嬌娃，享受個中滋味。一夕換得二郎君，畢竟美人有福。到了次日，復分兵爲兩路，一路東出，襲破車臣部，一路西出，襲破札薩

克部。假使伐號，噶爾丹頗有狡謀。他便踞着喀爾喀王庭，募集兵士數十萬，聲勢大張。

這喀爾喀三部人民，窮蹙無歸，只得投入漠南，到中國乞降。康熙帝命尚書阿爾尼，發粟賑贖，且借科爾沁水草，暫畀游牧。噶爾丹也遣使人言，康熙帝便令阿爾尼勸諭噶爾丹，要他率衆西歸，盡還喀爾喀侵地。噶爾丹拒絕清命，反日夕練兵，竟於康熙二十九年，借追喀爾喀部衆爲名，選銳東犯，侵入內蒙古。尚書阿爾尼急率蒙古兵截擊，噶爾丹佯敗，沿途拋棄牲畜帳幔。蒙古兵貪利爭取，隊伍錯亂，噶爾丹返身來攻，阿爾尼不及整隊，被他一陣掩擊，殺得大敗虧輸，鼠竄而遁。

康熙帝得了敗報，定議親征，先命裕親王福全爲撫遠大將軍，率同皇子允禔，出長城古北口，恭親王常寧爲安北大將軍，率同簡親王雅布，出長城喜峯口，並命阿爾尼率舊部，會裕親王軍，聽裕親王節制。又別調盛京吉林及科爾沁兵助戰。車駕擬親幸邊外，調度各路大兵。是年七月，康熙帝啓鑾出巡，方出長城，忽得探報，恭親王軍在喜峯口九百里外，被噶爾丹殺敗回來。康熙帝命諸軍急進，途次，又聞噶爾丹前鋒已到烏蘭布通，距京師只七百里，康熙帝到也驚愕起來，飛詔徵調裕親王軍，到烏蘭布通，會截敵兵。旋得裕親王軍報，已至烏蘭布通駐紮，帝心少安。

且說噶爾丹乘勝南趨，到烏蘭布通，遇着清營阻住，遂遣使人見裕親王，略言追喀爾喀饑人，闌入內地，非敢妄思尺土，但教執畀士謝圖汗，即當班師。裕親王福全，把來使叱回。次日，兩軍對仗，噶爾丹用了駝城，依山爲陣，什麼叫作駝城？他用囊駝萬餘，縛足臥地，背加箱垛，蒙蓋溼氈，環列如柵，作爲前蔽，所以名叫駝城。前有象陣，後有駝城，到是極妙巧對。清軍隔河立陣，前面純立火砲，遙轟中堅。自午至暮，駝皆倒斃，駝城中斷。清軍分作兩翼，越河陷陣，遂破敵營。噶爾丹來夜遁去。次日，遣喇嘛至清營乞和。福全飛報行在，有詔一速即進兵，毋中他緩兵一之計。於是福全急發兵追趕，已自不及。噶爾丹奔回厄魯特，遺失器械牲畜無算，復遣人齎書謝罪，誓不再來犯邊。康熙帝偶有不